

# 試談跨文化之導覽策略—— 以西班牙語觀眾為例

■ 吳佩娟

博物館為跨文化最直接的溝通場域，外語導覽員不僅是單純轉譯文物的字面信息，更是文化交流的中介者，除了外語能力，亦須提升跨文化的溝通能力。面對遠道而來的國際訪賓，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適切如實地介紹故宮文物的歷史典故、文化意涵及審美思維，並考量異語言文化所造成的理解落差？本文試以西班牙語文物解說經驗及觀察，探討跨文化導覽之技巧與溝通策略。

## 跨文化導覽的首要原則——知己知彼

1957年解說之父提爾頓（Freeman Tilden, 1883-1980）在《解說我們的襲產》（*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指出，解說是一種藝術、一種資訊傳播及一種教育性活動，其目的為傳達展覽品的意義和關係，並強調需以觀眾的特性、經驗為基礎來敘述事物，如與觀眾個人的特性、經驗毫無關係的話，那麼解說將是貧乏無味的。<sup>1</sup>美國學者諾克斯（Alan B. Knox）認為導覽的目的是引導觀眾對藝術品作進一步的領會，解說員可從兩方面切入，一從展品本身的歷史、特質出發；二從觀眾的角度出發，掌握觀眾的視覺經驗與生活關聯。<sup>2</sup>另外，吳忠宏提出解說具有塑造情境的效果，讓人們對歷史有清晰的了解，而培養對文化的敏銳觀察力，可以緩和對立的觀眾，傳達愉悅的訊息。<sup>3</sup>

由此看來，作為外語導覽員，除了具備對博物館教育推廣的熱忱、豐富的文物知識及良好的外語能力，若未將目標觀眾納入考量，對其文化背景、思維方式、風俗習慣及興趣需求

一無所知，即便導覽內容再怎麼生動精采，卻也成了個人獨角戲，缺乏雙向溝通的互動性及參與感。

正因交流者的文化背景涉及範圍是廣而複雜的，大從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趨向，小至人們的言談舉止、風俗習慣都會影響跨文化交際的順利進行。<sup>4</sup>依據薩默瓦（Larry A. Samovar）及波特（Richard E. Porter）對跨文化的定義，「當一個文化的成員發出信息為另一個文化的成員所接受，跨文化交流就產生了。確切地說，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擁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號系統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交流，他們的這些不同足以改變交流的事件。」<sup>5</sup>那麼跨文化能力又是甚麼？該從哪方面著手？跨文化能力的培養，可概分為三個面向：一、開放、尊重的態度面對不同群體文化的世界觀、價值觀、宗教觀等；二、對於自身文化與他國文化的認識與理解，如歷史背景、風土民情或社會習俗等各個方面；三、詮釋與連結他國文化與自身文化的能力，進而靈活運用於實際情境的

技巧。<sup>6</sup>正因如此，外語導覽不只是進行語言符號轉換的工作，更是文化認識的體現及意義再造的跨文化交流活動。

## 多元中心語言——來自各地的西班牙語使用者

西班牙語作為多元中心語言，一種語言對應多樣的文化，根據塞萬提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2020年發布的年報《西班牙語——一門活語言》（*El español: una lengua viva. Informe 2020*），<sup>7</sup>全世界超過五億八千萬人使用西班牙語，為世界第三大語言，母語使用者人數排名為世界第二，超過四億八千萬人，僅次於漢語，是聯合國六大正式語言之一。目前，西班牙語是二十個主權獨立國家及波多黎各自由聯邦的官方語言。

使用西語的國家，人口眾多且地域遼闊，即便是西班牙、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區所通用的西語，皆因歷史條件、地理環境及外來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下，其發音、詞彙及用語習慣上也有所差異。<sup>8</sup>

西班牙語常見語音差異為 *seseo* 及 *yeísmo* 音變現象，清齒齶擦音 *seseo* 將字母 *c* 或 *z* 發成 /s/，此一現象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地區。比如 *cazar*（狩獵）讀成 *caşar*（結婚）或是 *azar*（命運）讀成 *aşar*（烤），因單詞發音相同，為避免混淆，交流時需依據語境來判斷其語意。而 *yeísmo* 也是常見的音變現象，例如西班牙語的 *ll* / *ʎ* 與 *y* / *j* 的各自發音不同，現今在西班牙及拉美國家 *yeísmo* 音變已成為主流發音，常將兩個發音混同起來，例如 *calló*（沉默、不作聲）讀為 *cayó*（掉落）。

除了前述語音變異，人稱用語上也有顯著的差別，在西班牙一般情況使用 *tú* / *vosotros*

（你 / 你們）普通稱謂，除了正式場合及尊稱長輩使用禮貌語 *usted* / *ustedes*（您 / 您們）。然而在拉丁美洲國家的西班牙語並不存在第二人稱代詞的複數 *vosotros*（你們），不論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場合均以 *ustedes*（您們）來稱呼，並以 *vos* 來代表第二人稱單數 *tú*（你）。值得注意的是，西語的動詞型態亦隨著主詞人稱、時態及語態變化，禮貌式 *usted* / *ustedes* 雖是第二人稱，但用法卻屬於第三人稱的變位，避免造成語法錯誤或轉換混淆，以您 / 您們來稱呼觀眾是最為合適恰當的。當然，筆者亦曾在導覽過程中，一位來自西班牙馬德里的觀眾表示：「Por favor, trátame de tú.」（請用你稱呼就好）。那麼使用第二人稱就有失禮貌嗎？又或者從語用角度來看，正是對方為表達客氣的禮貌回應。

另外，有些用詞差異雖可從上下文及語境來判斷，但若所屬同類別，卻十分容易混淆，例如西班牙人慣稱馬鈴薯為 *patata*，拉美人則稱馬鈴薯為 *papa*。又如，西班牙人稱紅酒為 *un tinto*，但到了哥倫比亞 *un tinto* 指的卻是 *café negro*（黑咖啡）。類似的例子相當多，雖不必矯枉過正，但若能提高對詞彙的敏感度，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可減免不必要的誤會及隔閡。特別是涉及不雅用語或帶有性暗示的詞彙，如西班牙人常用動詞 *coger* 有「取、拿、搭乘」等意思，在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卻帶有性暗示的意味，在正式社交場合得多加留意，以免無意而失禮。

語言因異質性而多元豐富，留意這些差別，可使跨文化溝通更為順利流暢。正如薩默瓦及波特所說，「成功的跨文化交流應該以對另一種文化的知識儲備為開端，一旦獲得了這些知識，你就能決定哪些行為是合適的，哪些是不合適的。」<sup>9</sup>

## 解說導覽策略及跨文化交流實務分享

面對文化背景不同的西語國際訪賓，如何在有限的參訪時間，適切如實地將院藏文物特有的歷史典故、文化意涵、審美思維向其介紹，又該如何避免異語言文化環境的水土不服，下列試以西班牙語導覽解說之經驗與觀察，分別以「文物的基本訊息及專業術語」、「文物的言外之意」，以及「與文物的跨文化交流」，分享跨文化溝通的解說策略。

### 一、文物的基本訊息及專業術語

故宮典藏文物承載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古人智慧，每件文物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文物名稱作為一種特殊的實用性文本，具有傳達信息的作用，反映了所屬的民族特色與時空背景，講解時更

需準確無誤，才能將其文化要素忠實地傳達。院藏玉器如璧、圭、琮、玦、璜，或是青銅食器如鼎、鬲、甗、簋、簠、盃、敦等，觀者在缺乏先備知識下，文物雖精美且意涵深遠，卻也因陌生產生欣賞隔閡，對中文母語使用者如是，更遑論來自異文化的西語觀眾。

中西兩種語言因文化根源不同，難免出現無法完全對應的詞彙，造成語義空缺，需透過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依據語境彈性地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如意譯、直譯加補充、音譯法加注釋等。有時為保留源語的文化特色，一方面採用音譯，另一方面則透過補充文字來實踐跨文化的交流功能，例如玉琮 (*tsung, tubo de jade*) (圖 1)，玉質圓筒狀，解釋其外型；觚 (*gu, copa de vino alta*) (圖 2)，青銅酒器，解釋其功能。



圖1 良渚文化晚期 玉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商晚期 獸面紋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拉丁諺語曾說：「言語稍縱即逝，而文字卻長存」（*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有別於文字可細細琢磨，解說時的口語表達則轉瞬即逝，倘若講解每件文物都拘泥於音譯，追求「原汁原味」，勢必對觀眾造成「聽覺疲勞」（*fatiga auditiva*），難以消化。因此，不如回歸直觀的視覺欣賞，先從文物的表層信息如材質、造型、功能屬性介紹描述，找尋相通的生活經驗，以縮短文物與觀眾的距離。以院藏漢代〈玉辟邪〉（圖3）為例，不論是音譯辟邪或字面直譯（*ahuyentar los malos espíritus*），外國觀眾大概還是一頭霧水，站在陳列櫃前不知該聚焦於哪件「辟邪的玉」，不妨具體形容這是一件趨吉避凶的玉製神獸。另外，為了有助於觀眾理解中國青銅的沃盥禮器，根據其功能在西班牙

牙文可分別以 *aguamanil* 代表盛水倒水的青銅匜（圖4），*jofaina* 或 *palagana* 則代表盛接洗手水的青銅盤，前述的西語詞彙也常用於宗教儀式的淨手禮。



圖3 漢 玉辟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西周晚期 人足獸盥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大多工藝技術方面的詞彙，在西班牙文已有現成的用法，例如 *esmalte tabicado*（掐絲琺瑯）（圖 5）、*esmalte pintado*（畫琺瑯）及 *esmalte basse-taille*（鑿胎琺瑯），但由於詞彙涉及專業範疇，即便翻譯再對等精確，卻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正如，琺瑯是什麼？玉是什麼？青銅又是什麼？陶器和瓷器有什麼差別？觀眾雖未詢問，並非不需要這些資訊，當基本信息越全面完整，即便參訪時間有限，僅能快速瀏覽展廳，也能大致掌握欣賞重點。

最後，當提及文物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年號朝代等，也別忘了提供觀眾可對照的時間、相對地理位置、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人物。例如，介紹秦〈廿六年詔橢量〉（圖 6），文物

距今多少時間？西元前幾世紀？不只是音譯「秦始皇」，亦可補充為中國史上首位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又或者詢問外國觀眾是否聽聞過兵馬俑（*Guerreros de terracota*）、萬里長城（*la Gran Muralla*）等，都能引起其注意與提升觀展的興趣。



圖6 秦 廿六年詔橢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18世紀 雕竹根馬上封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二、文物的言外之意

院藏文物的裝飾題材常見吉祥寓意、歷史典故及神話傳說等圖像，具有獨特豐富的文化意涵。事實上，不論是平安、健康、財富、長壽等美好祝願，古今中外人們對於幸福生活的嚮往皆是相通的。因此，像是四季平安、風調雨順、多子多孫、招財進寶等祝福語，可透過字面直譯，實話實說，不僅保有了源語的文化特色，外國觀眾也多能明白了解。

但涉及諧音雙關、附會或是民間俗語時，若僅照字面解釋的話，外國觀眾必然是一頭霧

水，難以識得這隱藏版吉祥「彩蛋」，例如當西語觀眾看見一匹半臥的馬，回首望著背上一隻猴子捧著桃子，再怎麼望穿秋水，仍然只是「馬上的一隻猴」，尚需說明取其諧音「馬上封侯」之意，用以祝福官運亨通、前程似錦。（圖7）然而，訪賓們往往得知寓意後，不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就是忍俊不住。因此，如「太平有象」、「年年有魚」、「鹿鶴長春」等吉祥寓意，就字面直譯，便無法傳遞文物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同時也失去了文化差異所產生的欣賞樂趣。

此外，在西方世界裡被視為黑暗力量，邪惡之兆的蝙蝠，卻是中國常見的吉祥題材，「蝙蝠」等同於「遍福」，蝙蝠的圖飾紋樣常棲息於各類文物上（圖 8-1、8-2），用以象徵吉祥萬福。有意思的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瓦倫西亞

（Valencia）的徽章（圖 9）卻將蝙蝠作為吉祥物，據民間流傳蝙蝠曾為十三世紀海梅一世國王（Jaime I el Conquistador, 1208-1276）某次戰役迎來了勝利，被當地視為守護神。

同樣地，明〈玉鰲魚花插〉（圖 10），對



圖8-1 清 嘉慶 青花紅彩蝙蝠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2 清 翠玉蝙蝠式鈕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西班牙瓦倫西亞徽章 Macondo提供  
取自維基百科：[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scut\\_de\\_Val%C3%A8ncia.sv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scut_de_Val%C3%A8ncia.svg) (CC BY-SA 4.0)，檢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圖10 明 玉鯉魚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肉形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子孫萬代金葫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外國觀眾就更難以直觀明白了，該如何表示幻化成龍的魚，寓意「魚躍龍門」，具有力爭向上、金榜題名的文化意涵？西語觀眾一方面需了解龍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及心中的形象與西方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龍門」又是哪裡呢？而「黃河」的地理特色為何？唯有徹底了解語言文化的差異，才能更適時適切將其蘊含文化更具象地向觀眾分享。

### 三、與文物的跨文化交流

在掌握基本的跨文化導覽解說原則後，接著就以實際面對西語觀眾的導覽經驗，以趣味性的方式分享其所見所聞。

#### （一）肉形石的各種替身

院藏人氣展件清代〈肉形石〉（圖11），依字面直譯為 *Piedra en forma de carne / con aspecto de carne*（肉形石），因外型太擬真，訪賓們常忘了這是一塊貨真價實的瑪瑙，反而此起彼落地討論該怎麼稱呼這塊「肉」。有的說是 *tocino de cerdo*（肥豬肉）、*panceta de cerdo*（五花肉），甚至覺得是塊 *chicharrón*（炸五花肉），遇到熟悉中華料理的觀眾，還會得意地說這就是一塊「東坡肉」（*cerdo al estilo Dongpo*）。也再次驗證工匠「量材就質」的巧思巧手，以及「肉形石」化冰冷為熱絡的親民魅力，也讓筆者得時時儲備詞彙量，以備隨時接應。

#### （二）朝聖者的葫蘆 v.s. 葫蘆製的馬黛杯

院藏不少以葫蘆為造型的文物（圖12），但又不易確認西語觀眾所想是否與所指相同。其一，西班牙文葫蘆、南瓜皆稱作 *calabaza*，其二來自西語國家的訪賓，在當地對葫蘆的習慣用語，也十分不同。為了讓觀眾更易了解，除了對其功能外型進一步描述，比方曬乾挖空後可做為容器用以裝水酒，且大多口小肚大。亦可從文化中找尋相通性，例如，西班牙的葫蘆是朝

聖者必備的行裝良伴，因此又稱為「朝聖者的葫蘆」（Calabaza del Peregrino）。朝聖者常將葫蘆繫在木杖上（圖 13-1、13-2），在長途跋涉中用以盛裝水或酒，解渴提神。來自南美洲地區的訪賓如烏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等，則對盛裝馬黛茶的葫蘆杯更為熟悉（圖 14），在當地常用來款待訪賓貴客。事實上，mate 一詞源自克丘亞語（Quechua），指的就是挖空曬乾的葫蘆瓢，後來並用以借代馬黛茶。如此一來，葫蘆的形象霎時鮮明起來，再提及其吉祥意涵時，不論是諧音「福」、「祿」，又因其多籽，代表了多子多孫的美好祝願。那麼，葫蘆不論裝水、裝酒或裝茶，似乎也成了各個文化的「幸運水」。

### （三）青銅器的飲食隨想

記得曾在介紹國之重器西周晚期〈散盤〉時，邀請來賓互動問答，來自西班牙的訪賓說：



圖14 盛裝馬黛茶葉的葫蘆 Jorge Alfonso提供 取自維基百科：[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te\\_en\\_calabaza.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te_en_calabaza.jpg) (CC BY-SA 2.5)，檢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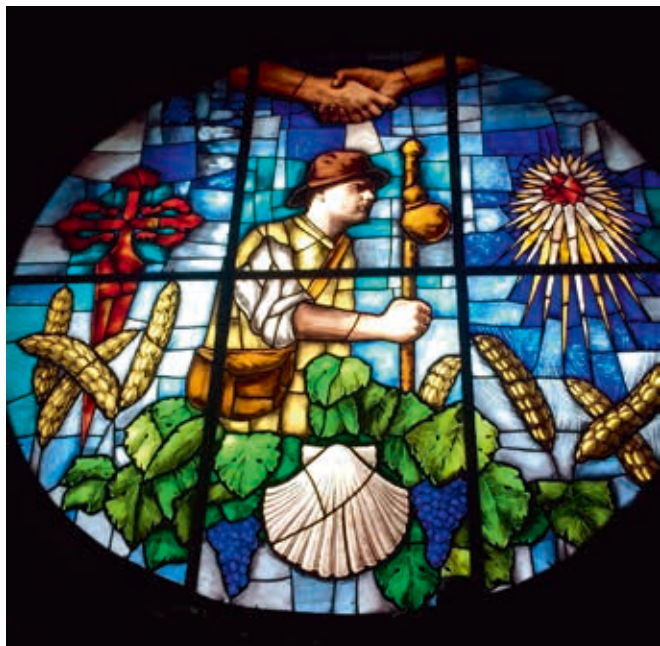


圖13-1 西班牙拉里歐哈（La Rioja）省 San Juan Bautista教堂彩繪窗 陳昱安攝



圖13-2 1489~1493年 聖雅各伯雕像（Saint James the Greater）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71884>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這可以用來煮海鮮飯嗎？」；來自墨西哥的觀衆則說：「應該可以用來裝玉米餅。」當然，這不過是訪賓們「有意」且「創意」的幽默聯想，讓觀展的氣氛更為活絡輕鬆，並透由他們生活化的類比，也間接了解不同文化飲食特性。當介紹了商代盛行的酒文化及形制豐富多樣的青銅酒器，來自拉丁美洲的觀衆們常聽得津津有味，並開始詢問酒的起源，是用什麼釀酒呢？也會用玉米、甘蔗嗎？有聽過或喝過奇恰酒（Chicha）、蘭姆酒（Ron）還是龍舌蘭酒（Tequila）呢？是不是也正暗示筆者解說該告一段落了呢？

#### （四）瓜地馬拉的克查爾鳥

除了日常隨興的聯想，當悠遠文物串連了自身的記憶和文化歷史，同樣也跨越了語言文化的藩籬，引起觀衆的共鳴。因一次來自瓜地馬拉的觀衆，分享了克查爾鳥（Quetzal）（又稱鳳尾綠咬鵝）的特殊意義，不僅是瓜地馬拉的國鳥與國幣，其璀璨的鳥羽更用以形容美麗的玉石，與中文的「翡翠」源自於鳥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也讓筆者進而探尋原來古代中美洲的奧爾加文化、馬雅文化及阿茲特克文化皆是愛玉、崇玉的民族，同樣將玉視為溝通天地神靈的載體、代表尊貴的身分地位，也是死後貴重的隨葬品，用以保存靈魂精粹的護身符，以幫助逝者順利通往彼岸，冀求再生。

#### （五）祥瑞的龍 v.s. 邪惡的巨靈

既有相通，亦有相異。我們習以為常的吉祥符號，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大相逕庭。一次來自巴拉圭的訪賓，對於青花瓷器上常見的龍紋圖飾，感到好奇。當他見到院藏明永樂〈青花波濤龍紋爵托盤〉（圖 15-1）、〈青花波濤龍紋爵杯〉（圖 15-2），一條穿梭於浪濤中的五爪龍，竟問起這條龍是否與他們的「龍」一樣

會噴煙吐火，並表示眼前這條兇猛的龍與西方的利維坦（Leviatán）（圖 16）十分雷同，且當場搜圖分享，讓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實上，龍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祥瑞物，更是尊貴的皇權象徵，托盤上的五爪龍亦為皇帝專屬；然而利維坦則出自於《希伯來聖經》裡一條盤踞海中的邪惡巨獸，充滿破壞性。此時，不妨在解說前，直接破題說明中、西方龍的意象差異，可易於觀者理解此龍非彼龍，同時這也再次說明跨文化交流時，彼此了解的重要性。

## 結語

語言學家喬治·尤爾（George Yule）曾舉



圖15-1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爵托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2 明 永樂 青花波濤龍紋爵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例在阿茲特克人的文化中沒有「聖誕老人」的形象，在其語言中自然不存在著「聖誕老人」的詞彙，用以強調不同種族不僅具有不同語言，



圖16 1865年 利維坦在海上作惡的形象 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BB%B4%E5%9D%A6#/media/File:Destruction\\_of\\_Leviathan.png](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BB%B4%E5%9D%A6#/media/File:Destruction_of_Leviathan.pn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其語言也反映了不同世界觀。

然而如有一位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是不是也可以讓阿茲特克人對「聖誕老人」有些了解並產生些想像？又會不會因此發現屬於阿茲特克人的「聖誕老人」呢？

同樣地，在面對不同文化族群的觀眾，作為博物館導覽員，不僅是傳遞故宮文物知識，又或者逐字精準地「翻譯」文物，更應思索在語言文化差異下，如何「換位思考」，試著從觀眾的視覺經驗與生活連結，進而發現彼此的共通與差異性，製造對話與交流的機會。雙方皆在新舊知識往來之間，與文物產生不同程度的關聯，並獲得有意義的博物館經驗。事實上，關於解說的方式、技巧與風格，並無所謂的「黃金法則」，然而在面對形形色色的觀眾時，是否能「知己」，做好準備，保有個人特色、自信流暢地分享文物訊息；同時「知彼」，積極開放、通情達理地實踐文化交流的意義，這才是跨文化導覽的最終目的。

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

#### 註釋：

1. 提爾頓 (Freeman Tilden)，許世璋、高思明譯，《解說我們的遺產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臺北：五南出版社，2007)。
2. Alan B. Knox, "Basic Components of Adult Programming," in *Museums, Adults and the Humanities: A Guide for Educational Programming*, ed. Z. W. Collins (Washington, D.C.: AAM, 1981), 轉引自劉婉珍, 〈美術館導覽人員之角色與訓練〉, 《博物館學季刊》, 6卷4期 (1992.10), 頁44。
3. 吳忠宏, 〈解說的新趨勢：談「意義的連結」在歷史文化場域之應用〉, 收入傅鳳琴編輯, 《解說的藝術》(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04), 頁23。
4. 詳參杜學增, 《中英 (英語國家) 文化習俗比較》(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9), 頁1-2。
5. 拉里·A·薩默瓦 (Larry A. Samovar)、理查德·E·波特 (Richard E. Porter), 閔惠泉、王緯、徐培喜譯, 《跨文化傳播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頁47。
6. 參考 Michael Byra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7. 詳參 [https://cvc.cervantes.es/lengua/espanol\\_lengua\\_viva/pdf/espanol\\_lengua\\_viva\\_2020.pdf](https://cvc.cervantes.es/lengua/espanol_lengua_viva/pdf/espanol_lengua_viva_2020.pdf) (檢索日期：2021年4月20日)。
8. 詳參陸孟雁, 《漢西翻譯面面觀：理論與實踐》(臺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2020), 頁13-16。
9. 拉里·A·薩默瓦 (Larry A. Samovar)、理查德·E·波特 (Richard E. Porter), 閔惠泉、王緯、徐培喜譯, 《跨文化傳播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頁353。